

最后的眼神

□张小南

我的母亲洪梦南是东北师大的俄语老师，因姥爷姥姥都是俄文翻译，母亲从小就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母亲爱唱歌，她每次都把我搂在怀里，一句一句地哼唱给我听，《宝贝》、《美丽的哈瓦那》、《星星索》、《小路》和《三套车》等等。我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让我在客人面前唱歌表演，刚开始时我好窘迫啊，但渐渐地我喜欢上了表演，也可以大方地同客人说话。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的教育与多数人家不一样。

母亲喜欢花，并亲手种了许多不同的花，花儿开放时非常的好看。有一次我把花摘下来拿在手中玩，母亲看到后，马上把我叫到花池前面问道：“你怎么能忍心去破坏这么美的东西。”说罢，还狠狠地打了我的屁股，因为我不懂得欣赏和爱护美好的东西。

母亲是一个知识女性，那个时候父亲还负责长春市的外事工作，母亲会伴随父亲接待来访的外宾。思想前卫的母亲有着自己的生活品位和艺术追求，在那个蓝灰颜色的年代里她有一件绿色的呢子大衣。她的衣服都是自己设计的，走在路上回头率极高。用今天的标准来说，母亲不是最美丽的，但是她的气质和仪态却是现在的美女们所罕见的。

1965年妹妹出生，这段时间母亲非常的快乐，我总是看到她一脸欣喜地抱着妹妹。可惜好景不长，妹妹刚刚一岁，文革便开始了。父亲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学校里父亲的大字报是铺天盖地，也有给母亲的大字报。母亲是一个普通大学老师，怎么也会有大字报攻击她呢？可能是因为母亲热爱生活也会生活，家中里里外外布置得整洁干净，既温馨又时尚，从而招来恶毒的攻击，说她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966年6月25日，父亲的留德同学、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被批斗迫害致死。消息从电话那边传来的时候，家里的空气都好像凝固了，我也吓得不敢到外面玩，不知道红卫兵什么时候会闯进家里把爸爸也抓走。当时，学校里已经有人被红卫兵揪出去批斗，剃去头发，挂上牌子，受到惨无人道的侮辱和攻击。在惊恐与忧虑中，母亲匆忙地决定去鞍山“看病”，现在看来那是为了躲避批斗。我们都去火车站送她，那一次，很少流泪的母亲掉了好多的眼泪。特别是，母亲通过开动的火车车窗看我的眼神，让我永远都忘不了。

母亲走后不久，父亲就匆匆地去了鞍山，回来后父亲把我叫进他们的睡房，关上门后告诉我母亲已经在鞍山市医院因为肺病去世了。那时我都快9岁了，虽然从父

儿时偷食记

□丁维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生活清苦。母亲用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精打细算料理一家人的生活，难免捉襟见肘，小孩子像肚子里长了牙似的，一天到晚都觉得饿。母亲心疼我们，但过日子是要细水长流的，所以有些吃食母亲得仔细地把它收藏起来。说是藏，其实用母亲的话说“防的是不来之人”，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母亲明知我们时不时地偷吃，但是从不责怪。

很长时间内，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香的食物莫过于猪油渣。那个时候，家家都有一个猪油罐子，无论是什么菜、汤或是面条、白饭，挖一块白花花的猪油搁进去，就算是带了荤，好歹能勉强安抚枯燥的肠胃。猪油一年能熬个两三次，母亲把买回来的猪油洗净切成小块，板油出油率高，但渣少且没有什么嚼头。最好是网油，出油少但油渣多，吃起来相当有质感，如果带点肉筋，熬透后会变得特别香脆。

母亲熬猪油的时候，我站在一旁垂涎欲滴。好不容易等到熬出的油被舀起来，锅里只剩下渣，母亲用铲尖挑出一块给我，我顾不得烫，直接就咬到嘴里，香得差点连舌头都吃进肚子。我还意犹未尽，母亲就把其余的油渣盛进碗里，放到碗橱的最上层，留着做菜用。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实在经不住油渣的诱惑，总是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一次次地偷食油渣。本来油渣就不多，经不住今天一块明天一块的流失。等到母亲取油渣做菜时，已经所剩无几了。

除了猪油渣，我还偷吃过红糖。那个时候，糖也是



亲的表情中我知道这不是件好事，但是还没有明白这真正意味着什么。

母亲逝世那天是1966年8月18日。母亲的事情惊动了上面，传下话来说这次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革党内走资派的命，不是党外人士的，父亲因此得以度过文革中这第一波的冲击。又过了一些日子，父亲吩咐把母亲的衣服分给家人，大家发现母亲的很多衣服都是旧衣料改的，还有补丁在上面，但令人惊奇的就是，这些衣服在她身上怎么就那么好看。家人走后看着母亲那空空的衣橱，我的心也变得空落落的，母亲的味没有了，剩下的是那讨厌的樟木味道。直到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母亲真的不在了。突然地，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这是母亲去世后我第一次掉泪。

大概在母亲去世两三年后，一次偶然的从大人的谈话中我偷听到母亲是自杀的。我的心就像被刀绞了似的痛啊，使劲地咬着嘴唇才没有哭出声来。这时我才明白了母亲在火车上看我的眼神——诀别的眼神！那里面有怎样的不舍啊，但32岁的母亲不会允许别人侮辱她的人格，她背着我们悄悄地走了，永远的走了。只将那饱含着热泪的眼神留给了少不更事的我们，留在我一生的记忆中。

奢侈品，白糖比红糖高级，家里不常有。也不知道是不是古巴红糖，黄沙似的，我看见过父亲的店里拆开麻袋零卖，所以吃在嘴里有一股麻袋味儿。冲糖水喝，碗底有沙子似的杂质。装糖的玻璃瓶放在柜子里，母亲知道我会偷吃，但绝不会上锁。柜门被我频繁的开，因为“做贼心虚”，匆忙之际会有糖屑撒落到地上，吸引来成群结队的蚂蚁。母亲看见地上的蚂蚁，就知道我又偷糖吃了。

小时候没有什么零食吃，一般人家偶尔有亲戚送点脆饼、馓子，为了防止老鼠和孩子偷吃，高高的悬挂在房梁上，亮油油、黄灿灿的，老远都能闻到香味，孩子们都馋得不行，也只能“望梅止渴”。

当年我们全家下放农村，有一个回乡知青在追求姐姐，他在我读书的那所学校里当代课老师。经常放学后拿给我他事先买好的馓子，叫我带回去给我妈。我稀里糊涂的，老师叫拿我就拿。于是，我和我要好的一个女同学，两人一手拎一摞用细绳捆扎的馓子，一路往家走，一边吃馓子，几里路走下来，到家的时候，一摞馓子的把数没少、高度没减，只是瘦了一圈儿。我一直以为母亲不知道我们偷吃馓子，母亲笑道：“每把馓子都不完整了，呆子才看不出来呢。”

儿时虽然生活条件差，但是父母、家人的关爱，没有让我缺失快乐的童年。母亲“藏”起来的食物，最后还是进了我的肚子。时光过去了几十年，儿时偷食的往事成了有点苦涩又香气四溢的美好回忆。

父亲的低廉爱好

□余平

父亲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就买了一台当时价格不菲的海鸥牌照相机，这台相机在那时算是高大上，还带自拍器和闪光灯。每逢节假日父亲便给家人拍照，有时父亲也会拍风景照，母亲总是心疼胶卷钱，这时父亲会理直气壮地说：“谁没有个爱好呢？”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又爱上了音响，他曾花大价钱托人从日本买来一套高保真的先锋音响，惹得邻居们羡慕不已。十多年前父亲迷上了旅游，他经常利用休假出门旅游，父亲尤其喜欢品尝旅游胜地的小吃，购买旅游纪念品。

日子如流水一般过去，我从牵着父亲的手不愿放开的孩童变成了有家有口的中年男人，而在我心中永远不老的父亲也头发花白，皱纹爬上了额头。知道父亲年轻时喜欢照相、音响，这几年我总劝父亲买高端单反数码相机和符合当代潮流的高级进口音响，好好“玩一玩”，父亲都拒绝了，他说自己年纪大了用不惯单反，也不会摆弄那些满是洋文的进口音响。后来我又劝父亲去全国各地旅游，甚至出国旅游，父亲说如今身体不比从前，出去玩太累了。退休后这几年父亲有了低廉的爱好，所谓低廉，只是好之而不花钱或少花钱罢了。

比如父亲爱上了读书，父亲读的书不是什么畅销书，而是他从旧书店淘来的旧书，一本五六元的封面泛黄的书父亲可以津津有味读上一个星期。父亲还对我说过，旧书就好比老友，君子之交，不会日夜惦记，但相逢总能给人带来喜悦。父亲花钱不多，但淘的旧书类别很广，包括历史、人物传记、小说、散文等，父亲享受着阅读的乐趣。

父亲还爱上了打陀螺，父亲的陀螺是自己做的，父亲找一块木头将它削成上圆下尖的漏斗状，在尖头上安装一个小钢珠，抽打陀螺的皮鞭也是父亲自制的。每天拂晓时分父亲就带着一壶茶水、一个陀螺、一条鞭子来到公园打陀螺。父亲打陀螺时间不长就成了“陀螺达人”，他总是热心地向新手传授打陀螺的技巧，在这个打陀螺的圈子里父亲获得了好人缘。

父亲现在还迷上下象棋，吃过晚饭后父亲就会拎着水杯出门，去找邻居或老同事切磋棋艺。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他更高兴，把棋摆在桌上，非要与客人痛痛快快地大战一番才罢休。无论是和邻居还是和同事下棋，父亲都从中获得了许多金钱买不到的人生乐趣。

从年轻到年老，父亲的爱好“由奢入简”，我心里明白，其实父亲爱好的改变并非像他所说的用不惯单反、玩不懂进口音响，而是因为为了这个家。我结婚后至今还是租房住，这事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父亲一直在省吃俭用资助我的买房计划，力争为我解决“窝”的问题。去年年初父亲为姐姐找了一个老中医，帮姐姐调养身体，把姐姐多年未治好的胃病治断了根。去年下半年父亲出钱送弟弟去学习烹饪技术，让他从此有个相对安定的工作。父亲所做的一切都需要钱，而父亲的退休金并不高，我知道，他这是“牺牲”自己以前的爱好，挤出钱来做他认为必要的和必需的事情。父亲心里装的都是子女，很少为自己着想，父亲的低廉爱好让我懂得一个父亲的爱，博大而深邃，宽广而无私，却又如涓涓细流，清澈甘美，滋润着我的心田。

往事悠悠征稿啦

悠悠往事，总在心头。提起笔，记下那件事，那个人，那段岁月……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我们不要文采斐然、不要辞藻堆砌、更谢绝抄袭；原创的，真实的，都是美好的。提醒：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包含邮政编码。

投稿邮箱：zyq_405@163.com。